

緒言

世多以天台宗創自中國，與西竺教外別傳之旨，絕無關係；予竊不謂然！蓋台宗流承龍樹，義出智度論中論，他如四明之與起信論，永嘉之與經壇，皆水乳函蓋，融通一味。雖方法與頓悟禪截然不同；其師承之系統，觀法之還源，在在處處，可以與禪宗融會貫徹，無稍隔膜；殆即楞嚴所謂：「歸元性無二，方便有多門。」也歟！本空不揣簡陋，畧述台宗起源，天台宗祖史畧及其與禪宗之關係，天台教觀提要及禪宗要綱要畧述於後，以俟二宗大德之教正焉。

台宗緣起

自釋迦文佛住世說法四十九年後，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；是時衆皆默然，唯迦葉尊者，破顏微笑。世尊曰：「吾以清淨法眼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囑摩訶迦葉。」復說偈曰：「法本法無法，無法法亦法；今付無法時，法法何曾法！」

摩訶迦葉於佛滅後，領導大眾，結集法藏，即付法阿難，其傳法偈曰：「法法本來法，無法無非法？」

阿難尊者，復付其法於商那和修，其傳法偈有：「本來付有法，付了言無法，各各須自悟，悟了無無法。」商那和修尊者復將其法付與優婆塞多，亦有偈曰：「非法亦

非心，無心亦無法；說是心法時，是法非心法。」優婆塞多尊者，又將其法付與提多迦，其傳法偈云：「心自本來心，本心非有法，有法有本心，非心非本法。」提多迦尊者復付法於彌遮迦，有偈曰：「通達本心法，無法無非法！悟了同未悟，無心亦無法！」

彌遮迦尊者傳法與婆須密尊者

偈曰：「無心無可得，說得不名法；若了心非心，始了心心法！」

婆須密尊者付法與佛陀難提偈

曰：「心同虛空界，示等虛空法！證得虛空時，無是無非法。」

佛陀難提尊者傳伏駄密多偈云

：「虛空無內外，心法亦如此；若了虛空故，是達真如理。」伏駄密多尊者對法與脇尊者偈

曰：「真理本無名，因名顯真理；受得眞實法，非眞亦非僞。」

脇尊者付法富那夜奢有偈曰：

「眞體自然眞，因眞說有理，領得眞實法，無行亦無止。」

富那夜奢尊者付法馬鳴大士偈

語：「迷悟如隱顯，明闇不相離；今付隱顯法，非一亦非二。」

馬鳴大士付法迦毗摩羅尊者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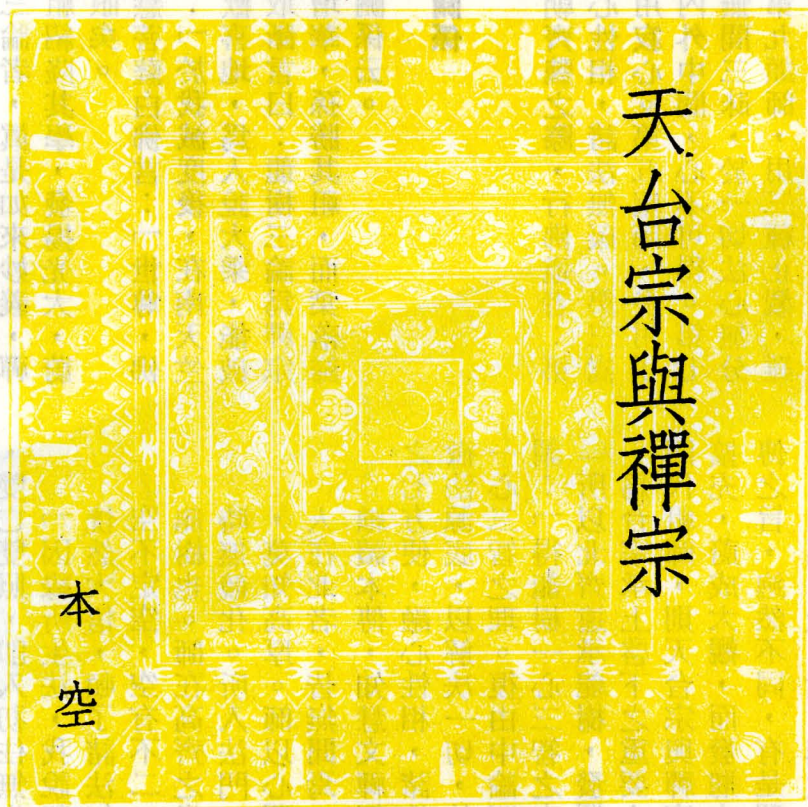
有偈云：「隱顯即本法，明闇元不二；今付悟了法，非取亦非離。」

迦毗摩羅尊者復付正法與龍樹尊者，亦有偈曰：「非隱非顯

法，說是眞實際；悟此隱顯法，非愚亦非智。」

西竺傳承禪宗世係，以摩訶迦葉爲初祖，至龍樹尊者，已是第十四祖。自得法於毗羅尊者後，至南印度。彼國之人，多信福

業。聞尊者宣說妙法，遞相謂曰：「一人有福業，世間第一，徒言



本空

佛性，誰能觀之？」龍樹曰：「汝欲見佛性，須先除我慢！」彼人曰：「佛性大小如何？」龍樹曰：「非大非小，非廣非狹，無福無報，不死不生。」復於座上現自在身，如滿月輪；衆皆頓悟無生。又造大智度論，中論，十二門論，垂於後世。蓋印度在佛滅後五百年，外道蠱起，小乘競亂，而大乘非佛說之邪論，風行雨駛，遍滿全國，衆生受惑墮墮者，不計其數；龍樹不得已乃創造三論，以續佛慧命，傳祖心印。故三論者，真是如來妙義，禪宗嫡血，非同泛論。而後來天台宗諸祖紹隆其學，發揚光大，蔚爲天台教觀，可謂師承有緒，獨具隻眼矣。

況在入楞伽經早有懸記曰：「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『世尊，佛滅度後，是法何人受持？』佛以偈答：『於我滅度後，在南天竺國，有大德比丘，名龍樹菩薩；住初歡喜地，爲人說大乘，能破有無見，往生安樂國。』」是以作者敢斷言曰：龍樹三論爲禪宗正法，天台教觀是三論裔孫。雖崇事增華，孫勝其祖，而葉落歸根，孫不離祖。故於下文畧論台禪之關係云。

天台宗祖史畧及其與禪宗之關係

佛祖統紀北齊慧文禪師傳曰。

「北齊尊者慧文，姓高氏。當北朝齊魏之際，行佛道者：第一明師，多用七方便。第二最師，融心性相，諸法無礙。第三嵩師，用三世本無來去。第四就師，多用寂心。第五鑒師，多用了心，能觀一如。第六慧師，多用覓心內外中間，心不可得。第七文師，用覺心重觀三昧，滅盡三昧，無間三昧，於一切法心無分別。第八思師，多用隨自意安樂行。第九顛師，用三種止觀，雖云相承，而於法門改轉，文師既依大論，則知爾前非所承也。師夙稟圓乘，天真獨悟，因閱大智度論，引大品云：『欲以道智，具足道種智，當學般若；欲以道種智，具足一切智，當學般若；欲以一切智，具足一切種智，當學般若；若欲以一切種智，斷煩惱及習，當學般若論。』自問曰：『一心中得一切智，道種智，一切種智，斷一切煩惱及習。今云何言以一切智，具足一切種智，以一切種智，斷煩惱及習？』答曰：『實一切一時得；此中爲令

人信般若波羅密，故次第差別說，欲令衆生得清淨心，是故如是說。復次，雖一心中得，亦有初中後次第。如一心有三相，生因緣住，住因緣滅。又如心心數法，不相應諸行，及身業口業。以道智具足一切智，以一切智，具足一切種智，以一切種智，斷煩惱及習，亦如是。』師依此文以修心。觀論中三智，實在一心中得。且果既一心而得，因豈前後而獲。故此觀成，是證一心三智，雙亡雙照，即入初住無生忍位。師因讀中論，至四諦品偈云：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；亦名爲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。」恍然大悟，頓了諸法無非因緣所生。而此因緣，有不定有，空不定空，空有不一，名爲中道。師既一依智論，是知遠承龍樹也。師在高齊之世，聚徒千百，專業大乘，獨步河淮，時無競化。所入法門，非世可知。學者仰之，以爲履地戴天，莫知高厚。師以心觀，口授南岳。岳盛弘南方，而師之門人在北者，皆無聞焉。

細讀本傳，知慧文禪師，於當時明、最、嵩、鑒諸師所主張之七方便，融心性相，諸法無礙等說，定有所採取與不滿意。欲徹法源底，以解決一切，故凝心讀經，至大智度論大品偈，頓悟一心三智之理。復由中論四諦品偈，而大悟中道妙諦。是以慈雲謂：「得龍樹一心三智之文，依文立觀，於茲自悟，豈曰無師？」所以北齊遠承龍樹，發揮一心三智與中道諦理，持此以授南嶽，爲台宗承上啓下之重要人物。但龍樹既爲傳佛心印之禪宗第十代祖師，則天台宗與禪宗之關係，可謂至密至切焉。後雖增益擴充，蔚成大觀，而發剏之初，終不出西來一脈。其曰與教外別傳之旨，迥然不同，有是理乎？

況明、最、嵩、鑒之七方便諸法，雖乏明文，可資考證。難免與羅什法師所譯之禪秘要法，坐禪三昧經等之影響。因坐禪三昧經中之治貪，治瞋恚，治思覺等法與天台止觀，大同小異，則台宗之來自禪宗也，更彰明昭著矣！

節錄佛祖統紀南嶽尊者慧思傳：

「南嶽尊者慧思，姓李氏，元魏，南豫章州，武津人也。童時夢梵僧勸令入道。或見朋類讀法華經，樂法情深，得借本於空

冢獨觀，無人教授，日夜悲泣！復以冢非人所居，乃移託古城，鑿穴棲身，晝則乞食，夜不事寢，對經流淚，頂禮不休。久雨蒸濕，舉身浮腫；忍心向經，忽爾消滅。又夢普賢乘白象王摩頂而去。未識文，今自然解，所摩頂上，隱起肉髻。年十五出家受具，謝絕人事，專誦法華。日唯一食，不受別請……因讀妙勝定經，見讚美禪定，乃徧親禪德，學摩訶衍。常居林野，經行修禪。後謁文師，咨受口訣，授以觀心之法。晝則馳驅僧事，夜則坐禪達旦。始三七日，初發心靜，觀見一生善惡業相。轉復勇猛，禪障忽起。四肢緩弱，身不隨心，即自觀察，我今病者，皆從業生，業由心起，本無外境，反見心源，業非可得，遂動八觸，發根本禪。因見三生行道之跡。夏竟受歲，將欲上堂，乃感嘆曰：「昔佛在世，九旬究滿，證道者多；我今虛受法歲，內愧深矣！」將放身依壁，豁然大悟法華三昧。自是之後，未所聞經，不疑自解……初在大蘇山，以法付顛師，後常代講般若，至一心具萬行，忽有所疑。師曰：「如汝之疑，乃大品次第意耳，未是法華圓頓旨也。吾昔於夏中，一念頓證，諸法現前。吾既身證，不必有疑！」顛師問：「所證是十地耶？」曰：「吾一生望入銅輪，以領徒太早，損己益他，但居鐵輪耳。」……常示衆曰：「道源不遠，性海非遙；但向己求，莫從他覓；覓即不得，得亦非真！」又偈曰：「頓悟心源開寶藏，隱顯靈通見真相；獨行獨坐常巍巍，百億化身無數量。縱令逼塞滿虛空，看時不見微塵相。可笑物兮無比况，口吐明珠心晃晃。尋常見說不思議，一語標名言下當。」又偈曰：「天不能蓋，地不能載，無去無來無障礙，無長無短無青黃，不在中間及內外，超羣出衆太虛玄，指物傳心人不會。」所著述，多口授門人，筆成章句。有四十二字門、無諍行門、大乘止觀各二卷。隨自意安樂行、次第禪要、三智觀門各一卷。

按南嶽因讀妙勝定經，見讚美禪定，乃徧親禪德。其示衆數語與西竺禪宗祖師之傳法諸偈，同一鼻孔出氣，則其最初之心地工夫，出自禪宗，毋可諱言矣！

且其所著之「諸法無諍三昧法門」內所說之一切種智、五眼、六神通、三明、八解脫、一切皆從禪定生。又因從其親證法華

三昧後，所發明之有相法華三昧行，與無相法華三昧行二種；與羅什所譯之安樂行意義，甚相符合。由此可以深明天台宗源出自西竺禪宗。因其證入法華三昧，具足不思議甚深智慧，稱性現量，發揮妙義，逐漸增進，而自成一家言耳。

從佛統祖紀中節錄智者大師傳：

天台智者大師智顛，字德安，姓陳氏，世爲潁州人。二十進受具戒。初從慧曠學律，兼通方等。復詣大賢山，誦法華無量義普賢觀；歷涉二旬，誦通三部，進修方等，勝相現前，見道場廣博莊嚴，而諸經像縱橫紛雜；身在高座，足躡繩床，口誦法華，手正經像。既精通律藏，常樂禪悅，決泱湘東，無足可問。陳文帝天嘉元年，時思禪師，止光州，大蘇山，即往頂拜。思師曰：「昔日靈山同聽法華，宿緣所迫，今復來矣。」即示普賢道場，爲說四安樂行，昏曉苦倒，如教研心，切柏代香，柏盡繼之以栗。卷簾進月，月沒燎之以松，經二七日，誦經至：「是真精進，是真法供養如來。」身心豁然，寂而入定。持因靜發，照了法華，若高暉之臨幽谷。達諸法相，如長風之游太虛。將證白師。南嶽更爲開演凡自心所悟，及從師咨受，四夜加進，功逾百年。南嶽嘆曰：「非汝勿證，非我莫識。所入定者，法華三昧前方便也。所發持者，初旋陀羅尼也。縱令文字之師，千羣萬衆，尋汝之辯，不可窮矣。當於說法人中最高爲第一！」……師常講大智度論，次第禪門、六妙門……師雅好林泉，負杖吟詠。嘗游行而嘆曰：「靜夜深山，澄神自照，豈不樂乎！」……師疾，或請進藥。師曰：「能遣病留殘年乎？病不與身合，藥何能遣？年不與心合，藥何所留！」……傳法弟子三十二人，得法自行者，不可稱數，師造寺三十六所。嘗曰：「予所造寺，棲霞、靈岩、天台、玉泉乃天下四絕也。」又造大藏十五處，旃檀金銅畫像八十萬軀。親度僧一萬四千人，師於三十年，唯着一衲，冬夏未嘗釋體。有所受施，一果一縷，悉以入衆。凡所宏通，不著章疏；安無礙辯，契理符文；有大機感，乃親著述。爲晉王著淨名義疏二十八卷，爲

毛喜著六妙門，爲兄陳鍼著小止觀，爲學徒著覺意三昧，法華三昧行儀各一卷，法界次第三卷，嘗在高座云：「若說次第禪門，一年一遍。若著章疏可五十卷。若說法華玄義，圓頓止觀，半年各一編。若著章疏，各三十卷。此三法門，常時講授。」章安一聞，述以爲疏。

義神智曰：「智者用如來之意，明法華之妙；故龍樹北齊亦所不及。若無生宗旨，三觀行門，其實祖龍樹，宗北齊，稟南嶽，師資相承，宛如宿契……天台所談三諦三觀，出乎仁王及瓔珞經。三智三德，本乎涅槃，大品。所言義旨，以法華爲宗骨，以智論爲指南。」旨哉言乎！智者蓋繼承釋迦文佛之墜緒，紹龍樹大乘空宗之精髓。復能親證法華三昧之前方便定，獲初旋陀羅尼。得清淨慧，具無礙辯；宏宣止觀，判釋如來一代時教，作後學之津梁。金聲玉振，集佛法之大成。與釋迦牟尼，東西對峙，後先輝映。由證法禪而施教法禪，由祖師禪而演如來禪。爲中華佛教界特放異彩，奠百代不朽之弘業，時人擬之爲東方釋迦，豈虛譽哉！

智者沒後，所說教典，皆由其弟子章安結集，至今流傳甚盛。從智者五傳至荆溪，一時傳衣鉢者，起於庾嶺。談法界，闡名相者，盛於長安。而講法華者，唯尊我佛。談唯識者，不許他經。荆溪不得已，乃援孟子闡楊墨之例，作金剛錘，止觀義例以伸正義。復又止觀輔行，玄義釋籤，淨名疏等數十萬言行世；使一家圓頓之教，返歸於正，純潔無瑕，至今猶存。蓋自唐以後，禪宗大行，賢首唯識，相繼流通。天台宗徒，多昧於大義，渾入他宗。非荆溪崛起，與之辯正折衝；恐台宗至今掃地久矣，厥功豈不偉歟！

荆溪門人道邃傳天台家法於日僧最澄。澄盡鈔一宗論疏，歸國創建台宗，至今號稱隆盛。嗣後天台教跡，遭安史之亂，與會昌之難；斷簡殘篇，零落殆盡。賴螺溪言於吳越王，遣使至日本取回教典，台宗垂絕而仍存，螺溪之力居多！

佛祖統紀法智尊者傳節錄：

法智尊者知禮，字約言，四明，金氏子。七歲喪母，號

哭不絕，白父求出家。遂往依太平，興國寺洪選師。十五具戒。專探律部。太平興國四年，從寶雲學教觀。始三日，首座謂之曰：「法界次第，汝當奉持。」師曰：「何謂法界？」座曰：「大總相法門，圓融無礙者也。」師曰：「既圓融無礙，何有次第！」座無對。居一月，自講心經，聽者服其速悟……自咸平二年後，專務講懺。常坐不臥，足無外涉，修調盡遣。講法華玄義七徧……修法華懺三七期五徧……印寫教乘滿一萬卷。所著續遺記三卷、光明文句記六卷、妙宗鈔三卷、別行玄記四卷、指要鈔二卷、扶宗記二卷、十義書三卷、觀心二百問一卷、解謗書三卷、金光明三昧儀、大悲懺儀、修懺要旨各一卷。其餘如融心解義例境觀，起信融會章……師於起信大有悟入，故平時著述，多所援據。後人扁其堂曰：「起信。」示不忘也……當延慶落成時，師作戒誓授徒曰：「吾始以十方之心，受茲住處。逮乎改創，安施棟宇，元爲聚學，何敢自私。但吾宗有五德者，無擇邇遐，吾將授以居之。後後之謀，莫不咸然。五德者：一曰，舊學天台，勿事兼講。二曰，研精覃思，遠於浮僞。三曰，戒德有聞，正己待物。四曰，克遠榮譽，不屈吾道。五曰，辭辯兼美，敏於將導。何哉？兼講則畔吾所囑。浮僞則誤於有傳。戒德則光乎化道。遠譽則固其至業。然後辯以暢義，導以得人。五者寧使有加？設若不及，去辯矣！」

法智承螺溪寶雲之後，中興台宗，著作等身；使天台教義旭日重光，其功何可勝道哉！因當時講天台者，多雜以華嚴；雖淨覺之賢，尙叛本宗，齊潤以他黨外侮，而恩清照圓輩，多異議於後。獨師天挺英姿，不畏羣魔，毅然闢異端而隆正法，截然掃旁枝而扶大宗。自荆溪後二百餘年，一人而已。嗚呼！師眞法門之大龍象，台宗之大功臣也。

考法智平生對於起信論，拳拳服膺；其有所著述，嘗多援據。而起信論爲西竺禪宗第十二祖馬鳴，宗百部百大乘經而成；教律禪淨莫不貫通，轉小成大，破邪顯正；暢如來出世本懷，傳迦葉頓悟心宗。而法智尊之崇之，則其與禪宗有密切關係也明矣。

節錄佛祖統紀中之玄覺永嘉禪師傳：

禪師玄覺，永嘉戴氏。出家徧探三藏。精天台止觀，圓妙法門。四威儀中，常冥禪觀。因左溪朗公激厲，遂與東陽策禪師，同詣曹溪，見六祖。振錫携瓶，遶祖三匝。祖曰：「夫沙門者，具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。大德何方而至，生大我慢？」師曰：「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！」祖曰：「何不體取無生，了無速乎？」師曰：「體即無生，了本無速！」祖曰：「如是如是！」於時大眾，無不愕然。師方具威儀參禮。須臾告辭。祖曰：「返太速乎？」師曰：「動自非動，豈有速耶？」祖曰：「誰知非動？」師曰：「仁者自生分別！」祖曰：「汝甚得無生之意。」師曰：「無生豈有意耶？」祖曰：「無意誰當分別？」師曰：「分別亦非意！」祖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少留一宿，時謂之一宿覺。

天台宗諸師與禪宗直接發生關係者，唯永嘉為最著。故其奢摩他，毗婆舍那，優畢叉等諸頌，多以天台止觀之法，詮揚曹溪之頓悟禪門。在其證道歌中有云：「吾早年來積學問，亦曾討疏尋經論；分別名相不知休，入海數沙徒自困。」大有掃除枝葉，唯餘真實之概。則其與六祖之契合水乳，為何如哉！而近代台宗子孫與禪宗苗裔；常相水火，殆偶爾數典忘祖乎！不然，何其言之矛盾如此耶？

荆溪止觀義例曰：「東陽大士位居等覺，尚以三觀四運而為心要。故獨自詩曰：『獨自精，其實離聲名，三觀一心融萬品，荆棘叢林何處生。獨自作，問我心中何所著，推檢四運并無生，千端萬累何能縛。』」况復三觀本宗瓔珞，補處大士，金口親承。故知一家教門，遠秉佛經。復與大士宛如符契。」

天台教觀提要

智者大師曾判東流諸佛經為五時八教。五時者：一華嚴，二鹿苑，三方等，四般若，五法華涅槃。八教者：一藏，二通，三

別，四圓，五頓，六漸，七秘密，八不定。頓等四教是化儀，如世藥方。藏等四教為化法，如辨藥味，括述其義如下：

(一) 華嚴時者：釋迦如來在摩伽陀國成道後，有一類已成熟之大機象生，一時圍繞，如雲籠月；世尊即現盧舍那身，說圓滿修多羅教時也。

(二) 鹿苑時者：蓋佛以三乘根性難以普教；乃降自兜率，託胎，住胎，出胎，納妃，生子，出家。在雪山苦行六年。於菩提樹下成無上正等正覺後，即至鹿苑，為憍陳如等五人，說四諦，十二因緣，六度等時也。

(三) 方等時者：方者，方向。等者，平等。如四流歸海，同成一味，彈偏斥小，歎大褒圓，四教俱說時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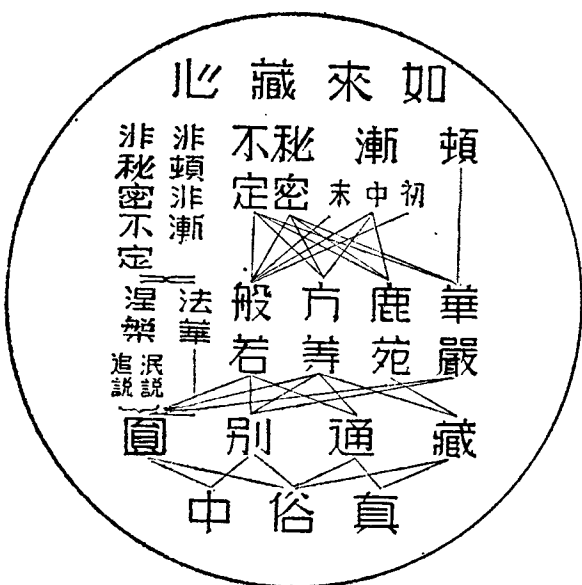
(四) 般若時者：當時小乘學者，沉空滯寂，止宿草庵，不肯迴小向大。故如來以般若之水汰之，使其融通變化，入於大乘深妙之智慧門也。

(五) 法華涅槃時：為如來最後直談，開權顯實。蓋從華嚴以來，漸次調停，成熟象生根機。得以正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也。

(一) 藏教者，即三藏教。如修多羅中之四阿含等，阿毘曇中之俱舍婆娑等，毘尼中之五部律等，總括言之，即小乘教也。

(二) 通教者：「所謂鈍根通前藏教，利根通後別圓。又從教得名，如三人同以無言說道，體色入空，故名通教。」蓋即乾慧等十地位次也。

(未完待續)



天台五時八教圖